



炊烟突然有了弧度  
是北风在试穿  
母亲做的花棉袄  
霜翻阅屋顶的瓦楞  
乡亲们扯白雾赶过桥洞  
他们的围巾裹着渐淡的雁叫  
冰花在教室窗棂上集会  
小手呵出热气  
画出融化的海岸线  
灶屋的灯火总是先于暮色  
抵达裸枝枝头  
裹着柴火清蓝的信笺  
我们跑向院门时  
门闩上裹着薄冰  
像母亲未说出口的叮咛  
冬日的来信  
向来只写一行  
你抬头 天空便飘满地址  
而大地正默念  
所有返程的车次

□ 李 坤

## 雪落知冬

雪落在院里就不走了  
地上薄薄的一层  
柿树枝挑着两三寸白  
在风中吹着响哨  
灶屋的炉火慢慢地煨着  
砂锅里咕咚浓稠的汤汁  
蒸汽爬上旧窗棂  
在玻璃上开出几朵模糊的梅花  
脚印深深浅浅  
在檐下抖落满身的月光  
这些细碎的声音  
把屋里的空气添得更暖  
夜色渐深  
听见雪压断枯枝的轻响  
我们静静坐着  
看水汽在玻璃上继续涂鸦  
往深处去的冬天  
总有些什么正在发芽  
比如母亲在窗上呵出春天  
比如我们说话时  
雪正在赶路

(作者系江苏省连云港市某学校教师)

## 抬头见冬(外一首)

## ■ 点评

微光初照处  
温情涌动时

□ 申霞艳

《文艺报》“微光”版推出的作者多为新鲜面孔,他们的写作为处起步阶段,字里行间洋溢着“小荷才露尖尖角”的盎然生机。

李坤的冬日诗十分应景。在隆冬,我们渴望温暖,总是很容易想起年迈的母亲、黄昏的炊烟和故乡的苦楝树,温情漫卷,院子里的积雪也散发着明媚的光泽。李坤用最亲近的人物、最日常的场景搭建成诗歌的舞台,任思绪自由流淌,“我手写我口”“此中有真意”。人间烟火值得一再反复吟咏。

王举芳的散文《外婆的独家美味》详写外婆带我发豆芽的过程,娓娓道来,每一个步骤都很仔细,充满外婆对生活的深情和对家人的爱。首尾呼应的是外婆的手握紧我的小手,念想就在这盈盈一握中代代相传。豆子将自身的全部贡献给豆芽,外婆对我亦然,倾其所有,爱在瓜瓞绵绵中传承出新。

张青的《两个门卫》是不到两千字的短小说。“门神”大方热情、满口方言、喜助人,眼里全是活儿。“福娃”年龄小、个子小、胆子也小,还腼腆、内敛。元宵节,两个门卫同框,“福娃”竟是“门神”的儿子。小说用横截面写出了门卫的善良淳朴,写出了他们与社区居民间的融洽和谐——如年味一样浓郁的人情味。真正的写作是从最易掠过的日常中发现故事与生活的滋味。

王刚《东岳村的花鼓》写东岳村的花鼓戏代代传承,随着乡村振兴还有了专业剧场,旁边是“乡创”销售,陈皮、腊肠各种传统土特产也进行创造性转化,声名远扬。结尾处对前面细致铺垫的乡村戏剧生活进行升华。戏剧携带着一代又一代乡民的生活经验,凝聚着民族文化的根脉,在乡村生生不息地流传。

这些作品是对温暖事物的追怀,在平凡的人生中发掘深情,让文字赋予记忆光芒,让语言给盼望插上翅膀。它们祛除隆冬的严寒,迎接丰美的春天。

(作者系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)

## 东岳村的花鼓

□ 王 刚



我刚从学校毕业那会儿,时光有闲,去东岳村看望一位老同学。我们早早地吃过晚饭,老同学忽然来了精神,问我喜不喜欢看地方戏。我想,乡村有啥好戏?但还是和同学沿着弯曲的土路出了门。

夕阳还挂在村头的树梢上。老槐树下的稻场上围着一群放学的孩子们,叽叽喳喳地坐在地上玩起了捡石子,另一边有三五人顺次在跳方格。还有两个大些的孩子忙碌着摆弄一个小方桌,拼接方桌的几块面板已磨去了棱角,桌面已褪色变黑,桌腿也长短不齐。

“这回可要支稳当哈,上回王大爷一使劲就打翻了方桌。”

“今晚还是王大爷唱戏?”

“说是要请翁大爷,不知道人家来不来。”

在他们的对话声中,老同学给我讲,东岳村的花鼓戏与别处不同。最初是一人打五件乐器,随时随地,村民点什么歌,就唱什么曲。也可以现编现唱,见什么人唱什么曲。后来,有两人一唱一和进行表演,可演一些情节简单的小戏。翁大爷要是不来,就只有王大爷一个人唱了。

说是看戏,却不见戏台,也没有座位。我们先在村庄附近溜达,处处都是稻草经雨水发酵的味道。村口的老槐树下,一边是一大片水光潋滟的池塘,另一边是一片静默的稻场。池塘里的水面倒映着夕阳的橙光,将稻场上的石磙、稻壳和边沟里的细草都映得暖融融的。不一会儿,村民们陆陆续续从地里收工回来,男人肩扛犁耙,赶着老牛,哼着小曲。女人手挎筐子,肩荷锄头,带着一些青草或是一些萝卜青菜,说笑着往回赶。“哎——”一声,村民打开了两扇永不锁的大门,迈进自家的门槛。农家小院大多是正屋带厢房的格局,土坯房建筑居多。在一片土灰的村庄中,偶尔也有一两处青砖灰瓦的房屋,据说多是祖上大户留下的。村庄的喧闹开始了,上空很快弥漫起青青的炊烟,袅袅轻舞,又轻轻散去,为村庄泼上一层浓淡相宜的水墨。

暮色渐浓,不断有村民手提小凳子,往老槐树下聚拢,自觉地坐在了树的周围,聊起了家长里短。有的开始挂帘子,清场子,有的开始摆置王大爷的打五件。同学说,王大爷的打五件是祖上传下来的,丹凤木制架和上面放着的大锣、小锣、鼓、钹、梆子五件乐器,都有一些年头了。只是那把脱了漆的二胡,说不清它的来历。

有人吆喝起来,王大爷怎么还不来呢?

老同学说,王大爷在村里唱了几十年花鼓戏,大人小孩都称他是“花鼓王”。天气好的晚上他都要来稻场上唱上一两曲,亮堂场面。旁边看戏的大人小孩有时不自觉地摸上他的打五件,“哐哐、哐哐……”伴奏起了。无论是新手还是老手来伴奏,王大爷都能配合着一曲接着一曲地唱。过去王大爷一个人打五件,走街串巷拜门子,主要是为了挣些养家糊口零用钱,顺便也练就了唱花鼓的好功夫。如今在村里唱就是图个乐,图个热闹。

“大家让让,今晚我请来了翁师傅为我们唱上一段,也让我们好好过过瘾。”王大爷突然出现,大家一阵欢呼。

老同学说,翁师傅这个人不简单,虽说是我们文殊乡

人,却是光山县的花鼓戏大师。据说是周围几省花鼓行当的翘楚,还曾到北京演出。这里的花鼓戏,就是他们根据民间小调、山歌、小戏,融合黄梅戏、江西弋阳腔改编的,演的就是我们自己的生活,深受男女老少喜爱。

说话的工夫,穿蓝色戏服的“丈夫”挑帘出场。

“哎——”小女子妈(方言,指家中女孩子的妈妈),快出来,我皆(方言,指我们)瞧灯呐。

这一亮嗓子,就知道是翁师傅。那腔调带着光山土话的温软,像村口老井的水,溜进喉咙,弯曲爽滑。心里有多少褶皱,都能被这花鼓的腔调泡软。

“来啦,来啦——”

“小媳妇”长长一声答应,一扭腰,红扇子甩得脆响,这是王大爷出场了。他脸上涂擦着廉价的洋红,并不在意妆容的完美,只是将其作为象征性的性别标志,却也衬得王大爷眉俊眼亮的。

台下是一阵又一阵的欢笑,老奶奶、小姑娘都跟着戏词轻轻地哼唱,这一台戏热闹了整个村庄。

戏散时,月亮已经挂在老槐树的树梢上了。

## 二

多年后,我和老同学再次结伴到东岳村。曾经上演花鼓戏的稻场上,已经竖起“东岳古街”的牌坊,一面耀眼的花鼓墙就矗立在稻场中央。花鼓墙的方格里装满了纹饰不同的花鼓,有大的、小的,有厚的、薄的。花鼓墙前还摆放着一个大花鼓,前来游玩的人都还想着怎样晃悠两锤子呢。更多的游人在这古街上、鼓墙前流连,一圈圈地围着鼓墙喜滋滋地指指点点,感受着听花鼓的喜悦。这时的村庄已是古街的模样,村民们连着大户人家的青砖瓦房,也盖起了大户人家一样的房子。村舍间散落的石磙、石磨、旧犁、旧耙,房前屋后高大庇荫的古树,都映衬着村庄浓浓的古意。

东岳村的花鼓戏还在上演吗?

老同学说,东岳花鼓戏已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,东岳村也有了自己的花鼓戏剧场,剧场就在村东头的那块坡地上。

远远望去,村东坡上的月季花、金鸡菊……晃出了五颜六色,一层层、一簇簇,好似花海梯田。宽阔的花海中隐约可见一处青灰色的典雅建筑,那就是花鼓戏的剧场了。

“哎——”,一声清亮的喊声响起,剧场中的花鼓戏开始了。依然还是那熟悉的声腔,还是那场多年前听过的《夫妻观灯》,“哐哐、哐哐、哐哐哐……”依然还是那打五件的声音。

“丈夫”踩着清脆的锣鼓点出场了。

“小女子妈,快出来,我瞧灯呐。”

“来啦,来——啦——”,“小媳妇”从后台出来了。几十年前王大爷的唱腔,已经换成了纯正的女高音了。这女子眉目清秀,声调柔和,一身粉红的装扮与花鼓戏很搭配。旁边看戏的老奶奶们小声低语:

“这个女的可不简单,大家都叫她秀芳。当时连亲戚朋友都反对她去学唱戏,可她就是喜爱唱戏。没办法,家里人最后就依了她。”

“听说她是那个去北京演出的翁大爷的徒弟。”

进入腊月,家家的屋檐下又开始飘香了,各种煮肉、炸肉的香混合成浓浓的年味儿。我记忆里最难忘的年味,是外婆制作出来的,那样清新、爽口,隔着遥远的岁月,依旧让我魂牵梦绕,因为那是外婆的独家美味。

小时候,腊月十七八的冬日暖阳里,我和外婆坐在草席上,草席上铺满了黄澄澄的豆子。外婆教我挑出那些干瘪的或碎了的豆子,因为坏了的豆子不会发芽。阳光下,外婆的脸上闪着温暖的光。每隔一会儿,她就把我的小手握在她的大手里,又搓又哈。外婆的手很粗糙,却很暖很暖,常常在瞬间,就能让我的小手暖透。

豆子挑好后,放在大盆里,倒上水洗干净,再用温水泡一晚上,泡到豆子涨开,微微鼓起。淘洗干净,沥干水,把豆子放进泥瓦盆里,上面盖上一块干净的纱布,发豆芽的准备工作就做好了。

外婆把泥瓦盆放在火炉边,每天打开纱布给豆子换一次水,每次都要沥干水,顺便把纱布洗一下。每隔两个小时,外婆都要转动一下盆,以便让每个豆子都得到温暖,从而积聚起发芽的力量。

在外婆的呵护下,豆子们睁开睡眼,在“阳光雨露”里,竞相生长。三四天后,豆芽就长到了一寸多长,可以做菜吃了。

外婆抓起一些豆芽放进锅里煮。水开后,再煮十几分钟,直到把豆芽煮熟煮烂,这样能祛除豆腥味。煮熟的豆芽捞出来,放在漏勺里凉着。等凉透后,放进小盆里或者大的碗里,然后放入适量的盐、少许味精,拌制均匀后就可以食用了。

外婆腌制的豆芽咸菜吃起来清新爽口,脆嫩鲜美,让人回味无穷,给充满鱼肉的餐桌添上一道素雅之味。

生好的豆芽外婆还会拿到集市上去卖点钱,贴补家用,也给盼年的孩子每人做上一件过年穿的新衣裳。

那一年冬天我去看望外婆,傻极了外婆的豆芽咸菜。生活富裕的舅舅,早就不让外婆发豆芽了。而我是那样想吃外婆做的豆芽咸菜。外婆看出了我的心思,默默挑选豆子,洗净,用温水泡上。第二天,外婆淘洗净肚子胀鼓鼓的豆子,把盛豆子的泥瓦盆放在炕头上,盖上一层纱布,又在纱布上盖上一张小被子。

外婆把炕烧得暖暖的,但不能太热,太热了豆子受不了,被灼伤,就不会发芽了。

三天后,我如愿吃到了清新爽口的豆芽咸菜,并带了一些回家。那些豆芽咸菜让我的口舌清新,也让我心清爽。

外婆的豆芽咸菜,在记忆里洁白莹亮,闪着黄澄澄的光晕,如一只只温柔的手,一寸一寸温暖着冬天,也把索然无味化作馨香,给富足的人生添一份淡然、一份素净、一份原始的本真。

(作者系山东省新泰市自由职业者)

## 外婆的独家美味

□ 王举芳

## 两个门卫(小说)

□ 张 青

最终都被她一一按灭了。

很快,柳芸发现,福娃虽说长得喜庆,却腼腆寡言。他总是浅笑着拉开铁栅门,柳芸说声谢谢,他便轻声回应一句。

“应该的——进进出出,业主们都能收到这三个字,福娃把它设成了“自动回复”。有一次,柳芸进门时忙着发微信,忘了道谢,他依然小声说“应该的”。事后想起来,柳芸忍不住发笑。

周日黄昏,柳芸路过小区缝纫店,见福娃抱着一袋衣服站在店里。

“娘姨,这套衣服太大了,显矮,你帮我改一下嘛。”福娃斜倚门框,望着店主,说的是声调婉转的家乡话。那神情,仿佛一个孩子正对着长辈撒娇。

第二天,福娃换上了合身的保安服,还真蹿个儿了。

柳芸从花市买回一株桂花。福娃见了,惊喜地说:“这桂花好,是金桂,金桂最香。小区公园里的桂树是四季桂,虽说开花多,味淡。我老家一条街种的都是金桂,金灿灿的。我妈还用金桂酿醪糟,最香了!”

柳芸没想到,一株金桂引来了福娃一箩筐话。

这年春节,柳芸和家人外出旅游,初六半夜才回家。远远地,柳芸看见门卫室前挂了两个硕大的红灯笼,福娃坐在灯笼下,显得更小了。

乘电梯上楼时,柳芸总觉得少了点什么,等躺到床上,柳芸才终于想起来了——今天没听到“应该的”。

是值夜班太困了?还是过年想家了?这一夜,因为没收到福娃的“自动回复”,柳芸再一次失眠了。

转眼到了元宵节,柳芸下班回家,见“门神”和“福娃”竟同时出现在门房里,福娃正埋头吃饺子。

门神一回头,碰上了柳芸惊讶的目光,他热情地说了句“新年好”,指着福娃对柳芸说:“这娃儿是个闷嘴葫芦,不懂事儿,你们多担待!”

柳芸恍然大悟,她的目光在门神和福娃之间游移,门神像是看懂了她的心思,解释说:“这娃儿随他妈。”

柳芸哑然失笑,门神也笑了。紧接着,一串“连珠炮”在他口中炸响:“您过年去哪儿旅游了?人多不多?好玩吗?没遇上宰客的吧……”

柳芸张了张嘴,目光不自觉地瞟向门框。

仿佛是心有灵犀,福娃放下碗,默默地拉开了铁栅门。柳芸抱歉地冲门神笑笑,疾步走向电梯。

在“鞭炮”的余烬里,一声“应该的”钻入了柳芸的耳朵。

(作者系广东省东莞市某中学教师)